

日知錄集釋

冊五

卷之三

三

日知錄集釋卷十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乎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縱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

臧臧縱百萬原注孟康曰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

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園法久廢上幣稍

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

和價以優黔首原注南齊豫章王疑鎮荊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優

評者增價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

而取之評者增價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

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
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
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
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
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
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
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
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
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
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自古以來有
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
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
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然三法漢之平準宋之

而一之遂為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時以官斂之然

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之不時以官斂之然

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故賣之也平準者以京師官

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大利

伺其賤京師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易者隱衷而禁物

騰踊尚美不至騰踊者上供物也市易者隱衷而禁物

也皆以一內府錢貨籠于諸非官籠莫于粥又師以抵當法貸

一而貴以息民此三不堪督以重辨不可不腹下之名刑

厭爭利之壑矣此三不堪督以重辨不可不腹下之名刑

而傳曰世殖余謂不長蓋子己被罪于漢天子不自贖以發憤

靜淡流乃令其內民無仿效于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防禮俗

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均輸以帝里巷之富親取什一

役為足差也故其言無欲善者因之以禮教為術人之胡弗

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靡黔首恨焉其思財所勝

之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靡黔首恨焉其思財所勝

促促不終日之慮戶繩亡積貴察其俗凋敝以見其亂之故由

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亡積貴察其俗凋敝以見其亂之故由

日知錄集釋 卷十一 一一中華書局聚

靡以知其做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晚牧長寡婦之資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警斲計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又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原注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尚有數十庫者有云其說不者柴御史曰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承

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厪于財用
 宸衷而量入為出之規尚似未籌乎賦恤災隨之以
 足政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皆知
 起此非天下與之小故也乎下者言理財曰生曰食曰
 為曰用夫生與董計合三紀而已食與俸寬操乎上者知
 非通各直省為董計合三紀而已食與俸寬操乎上者知
 出亦三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寡矣又直隸三千六百
 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寡矣又直隸三千六百
 臣至請捐道乏財為患其時不可謂舒矣曰觀往古承平
 之節每以無不至今行也無虛籍廩給無吝嗇矣唐宋之
 員行節之無不至今行也無虛籍廩給無吝嗇矣唐宋之
 是節之無不至今行也無虛籍廩給無吝嗇矣唐宋之
 有上供有送使也無虛籍廩給無吝嗇矣唐宋之
 征追亦止以入九分州催科有破分即明乃以十分
 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地丁有
 耗羨關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地丁有
 過此則為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出以入僅供
 所出則為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出以入僅供
 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敢不籌一足供所出以入僅
 萬世無弊之方是為失時以臣等身荷節流之厚恩備
 官臺省而能少竭涓埃以協贊遠謨是為負國雖其
 事至重斷非奔味之見所不能周悉然事無有要于此
 者固不能默而息也臣等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于此
 以養閒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外之屯田

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法美意可得而
 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良舉中國之兵耗
 十神宗萬思革其弊于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
 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之宗枝不
 任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篷而居分餅而
 食也今滿州蒙古漢軍三十有八旗其口之蕃昌視
 順治之時蓋一且仰給于官而計之難視康熙之時
 已而不及五而一且仰給于官而計之難視康熙之時
 內亦不使有明則將來室此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
 弊亦不使有明則將來室此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
 以滿洲閑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
 帶至奉天等處多泉肥美之地近廷臣如顧琮
 等俱會請開墾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
 果有可屯之處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
 置耕牛農具餘丁各旗能耕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
 其家次丁餘丁各旗能耕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
 之田即付為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更不資滿洲惟
 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扣完工本此更不資滿洲惟
 之生計其逐年地捐資散之養願往者令其資陸費
 莫若令其逐年地捐資散之養願往者令其資陸費
 前若此安頓滿洲旨以定例太拘有漢軍入旗已奉有
 聽其出旗之頓滿洲旨以定例太拘有漢軍入旗已奉有
 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仕與否概許出生以
 故散遣寥寥今請不其力之人恐出仕與否概許出生以

其家見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銀其隨帶任其無自便蓋
 統給以六年之勢難徒此一而若營亦可敵每年所給
 三彼在旗百年之俸餉將此項經營亦散帑之節亦無
 之餉一則貧富各盡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藏亦不
 窮即大絀其都鎮將弁此章京頓漢軍等官各按品級陸
 至補綠旗提鎮將弁此章京頓漢軍等官各按品級陸
 改歸公者天間法制寬略州縣于地丁之外私徵火
 羨者康熙年間亦未盡別釐則司于蒙蔽勤索則與
 往者康熙年間亦未盡別釐則司于蒙蔽勤索則與
 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別釐則司于蒙蔽勤索則與
 此勒索遊客于稅亦未盡別釐則司于蒙蔽勤索則與
 為游揚染指則與一切通關說致貪風未泯帑多虧
 自耗羨歸公之則與一切通關說致貪風未泯帑多虧
 然向者本出私徵非且能費則能端以地方之財辦取
 上之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費則能端以地方之財辦取
 得之通自歸公之則與一切通關說致貪風未泯帑多虧
 無出納悉操內之廉除丁之公費除官丁之養廉之外資
 事上接應下行之應馴與馬蔬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每
 地方有應行之應馴與馬蔬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每
 帑實非容易于是督撫州縣止調屬員便為整頓地方
 矣不問其與利除弊也州縣止調屬員便為整頓地方
 兼優矣不問其與利除弊也州縣止調屬員便為整頓地方
 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省荒

蝕浮冒不知巧黷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
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
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入減正項致逋負百出路
不繼明人以周忱之耗米歸善理財者固不如也
多餓殍大國充公費也三道治善則度支有定他如
此捐監之宜額皆量加裁行以裕民力經費有
關稅鹽課之溢施之類皆可永行止以清任路費
資則如好善樂勤之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俗
力裕則教化行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
泰山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
以為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

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舊唐書裴元稹狀言臣

伏準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仍令出使御

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

聞奏史訪察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

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原注宋史自此一錢以上

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

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

用悉出三司司故其費寢多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

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

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

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

中蘇轍爲戶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

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原注猶今轉運

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

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

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楊氏曰兩司

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是

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

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

以爲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
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未造而非
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
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原注）
銀兩之數卽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
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
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爲余言癸酉督學浙中
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萬今爲中丞藩司
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
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
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啓每歲
以入爲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
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

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噶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啓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啓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至誤而邊疆何日救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

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狗上之誠足爲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卽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旣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府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

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亂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

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

繇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

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原注崇禎元年六月

瑞安報操銀貽害地方著冠帶閒住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

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中外之為一體者非

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入

矣豈不信夫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其一

給有司之費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

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

于天子之經費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

矣故以之免庸之錢當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

此不足空輸京師元友直勾諸道稅外物悉入戶

部其後裴洎又以為善政其財悉為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而

豐州支益微于下也利之權不宜加賦而上民已病者有

亦歸于官大而不飛苞驛配囊金積帛以輸權門行暮